



## 水乡人家

这一刻忽然懂得,那些被雾留住的慢时光,那些荷香、鱼跃、林语,还有萦绕在雾里的淮剧腔、家门口的招呼声,从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大崔庄最真切的温柔——它藏在每一个初秋的雾里,等着归人慢下来,好好看一看。

## 雾锁平芜

□崔大凡

初秋的风刚拂去夏末的燥热,我便驱车上了盐淮高速,往老家大崔庄赶。导航里的女声反复播报着剩余里程,窗外的景物却渐渐笼上一层朦胧的白——雾来了。起初只是路侧盐蒿梢头凝着薄霜似的淡白,不多时便漫成一片,像盐阜平原上晒棉时抖落的碎絮,轻轻覆在无垠的田垄上。我下意识松了油门,车速缓下来,恍惚间似闯进一场流动的梦。

行至蟒蛇河大桥,我索性停了车。倚着冰凉的桥栏俯瞰,雾正从河面往上涌。往日喧腾的蟒蛇河敛了声息,只露中间一截灰蓝水影,像被雾咬断的旧绸。桥下车灯穿不透浓白,晕成模糊的光圈慢悠悠前移。极目远眺,盐阜平原的轮廓在雾里忽明忽暗,近处圩埂、远处村落皆浸在乳白中,竟真有几分海市蜃楼的缥缈——原来仙境不在远方,是故乡的雾,把寻常大地酿成了幻境。

下桥后,往村去的水泥路渐窄。刚转一道弯,眼前忽铺开大片荷藕田。初秋的荷虽过盛期,却另有韵味:墨绿荷叶卷着边,托着沉甸甸的露珠,风一吹,珠儿顺叶脉滚入水中,“咚”的轻响在雾里荡开细涟。几枝粉红花残荷斜立,如未干的水墨笔触;饱满莲蓬垂在梗上,被雾润得发黑,偶尔有熟莲子“啪”地坠落,惊得叶上蜻蜓振翅,翅尖沾着雾水,飞不远又落回荷叶。田埂那头,藕农的斗笠在雾中若隐若现,铁锹插进泥里,翻动泥土的声响闷闷的,混着荷香与泥土腥气,一股脑往鼻孔里钻。我蹲下,指尖碰了碰荷叶上的露珠,凉意从指腹散开——原来雾是有温度的,是故乡初秋最软的凉。

再往前,一片鱼塘嵌在田畴间。雾把塘的边角晕得模糊,水面与天空融成一片白,难辨水与雾的界限。几张渔网搭在塘边竹竿上,网眼缀满露珠,亮晶晶如碎星。塘中央木筏上,渔翁弯腰收网,身影被雾滤成淡黑轮廓,网一拉便带起串串银亮水花,落入雾中瞬间消散。忽然有白鹭从雾里钻出,翅尖划水掠过,留下浅痕,又钻进对岸林子。我在塘埂站了许久,竟觉那渔翁不是捕鱼,是在雾里捞一场缥缈的梦。

鱼塘对岸是村里的意杨林,棵棵笔直。雾从树缝钻过,将枝叶浸得湿漉漉。脚下积着落叶,踩上去“沙沙”响,混着林间虫鸣,格外清寂。初秋杨叶边缘泛黄,露珠挂在叶尖,似镶了圈碎银。林子深处的看林小屋,烟囱冒出一缕烟,刚升起就被雾抱住,缠成软白一团,难分烟与雾。守林的张大爷坐在门口修锄头,见了我笑着招呼:“回来啦?雾天走路慢着点。”我应了声坐下,鼻尖萦绕竹柄清香与雾的潮气,忽然觉得,这慢悠悠的时光,比城里霓虹下的匆忙踏实多了。

往村里去的路愈发熟悉。远远望见一排排白墙黛瓦的小别墅,在雾中露着轮廓,家家院子围着矮栅栏,有的门口摆着月季,有的晾衣绳上挂着湿衣裳。晒场上的玉米不再挂屋檐,而是码在村里统一搭建的晾晒架上,被雾润得发亮。表嫂坐在自家门口择青菜,竹篮里的小青菜还沾着露水,见我过来扬声喊:“回来啦?快进屋喝口水!”远处传来的淮剧《牙痕记》唱腔在雾中交织,时而清亮时而婉转,混着雾的潮气飘过来,勾得我心里软软的。我走得极慢,生怕惊散满村的雾——它沾在发梢,润了眼角,连呼吸里都裹着熟悉的烟火气。

太阳渐渐升高,雾开始变淡。先是别墅轮廓清晰起来,接着是荷藕田的绿、鱼塘的蓝,最后连杨叶上的露珠都亮得晃眼。表嫂择完菜提篮进屋,藕农挑着满担藕沿田埂回家,林间虫鸣也热闹起来。

进了家门,母亲端着南瓜粥从厨房出来,笑着说:“就知道你得在雾里磨蹭蹭看不够。”我接过粥碗喝了一口,温乎的粥滑进胃里,桌上还摆着三姑奶奶刚送的腌萝卜。这一刻忽然懂得,那些被雾留住的慢时光,那些荷香、鱼跃、林语,还有萦绕在雾里的淮剧腔、家门口的招呼声,从不是海市蜃楼,而是大崔庄最真切的温柔——它藏在每一个初秋的雾里,等着归人慢下来,好好看一看。

## 湿地风情

它们有的把头缩在颈项里,单腿独立;有的站在河边,深情地凝望着渐渐变绿的芦苇;有的双膝弯曲,歪着脖子在梳理羽毛,满是爱惜;有的双双躲在小树荫里窃窃私语……

## 仙鹤飞过我头顶

□成锦明

老父亲是一个爱鸟人士。二十几年前,戴胜鸟在家中二层阁楼上筑巢产卵,他把家里的猫狗都拴了起来,好生看管,不让小孩动鸟蛋。后来,有六七只小鸟飞来飞去,身上的羽毛五颜六色,头戴“王冠”,到了第二年,就整体搬家了,它们以及它们的孩子应该会永远记得父亲的呵护!

回到家里,我和妻子商定,下周六,我们来个盐城一日游,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看鹤、黄尖牡丹园看花、射阳黄沙港海滨驿站看海。周六起了个早,简单用餐,驾车到老家接父母。车到桥口,父母拎着包,早已在那里等着了。

上午九点多,我们就按照导航,来到了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的门口。我们4人与盐城自驾的8个老年人,合乘一辆观光车,有专业的导游讲解。一路上,导游带领我们欣赏湿地风光,讲解丹顶鹤的种类、特性等,当听到中国首位环保烈士徐秀娟的故事时,车上不少人眼含热泪。

接着,我们来到了丹顶鹤人工繁育中心,老父亲指着路旁的白茅草,告诉我,他们小时候住的草房子,屋顶铺的就是这种茅草,经济适用、结实耐久、冬暖夏凉。一个个用钢丝网织就的大别墅里,住着很多优雅的仙鹤,有丹顶鹤、黑颈鹤、白鹤、灰鹤、赤颈鹤等。

老父亲一边看,一边用手机拍下了它们的生活照。它们有的把头缩在颈项里,单腿独立;有的站在河边,深情地凝望着渐渐变绿的芦苇;有的双膝弯曲,歪着脖子在梳理羽毛,满是爱惜;有的双双躲在小树荫里窃窃私语……

又等了一会儿,观鹤台上坐满了孩子们,有三百多人,我们身在其中,也感觉回到青春年少了,这是来自一学校的小学生研学团,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是研学的最后一站。上午10:30,准时野化训练。随着训飞员把笼子打开,身手敏捷的小丹顶鹤们腾空而起,翱翔在蓝天白云下,待飞到我们的头顶上时,孩子们纷纷站起来,挥舞着手臂,欢呼着;训飞员手里拿着面包虫、活虾等,不时给小丹顶鹤们喂食。老父亲用刚学会的手机开心地拍摄着,记录下了它们飞翔的全过程。

这一行程结束后,我们又到射阳黄沙港海滨驿站看了海,黄尖牡丹园看了花,盐城生态这么美、动物这么多。我们相约,抽出时间再去中华麋鹿园看看,欣赏“潮汐树”景观等,感受家中黄海滩涂湿地的壮美!



## 生活滋味

## 甜芦粟

□张汉林

当秋天的风从广阔的田野吹过的时候,屋前自留地四周一行行一棵棵一身绿衣长衫的甜芦粟,红紫地高举着穗,摆动着绿叶,犹如腰身柔韧细长的姑娘,舒展长袖,随风飘舞,在不断地招手。秋风吹响甜芦粟的叶子,奏出的香甜迷人地传向远方。

姿态优美的甜芦粟是乡村古老的植物。它产自蜀地,也叫蜀黍,就是高粱。甜芦粟是高粱的一种,也叫甜高粱,我们叫它甜芦粟。《诗经》中多处写到了黍,“彼黍离离,彼稷之苗,”“黍稷重黍,禾麻藜麦。”描绘了当时五谷生长的情景。

家家户户都在自留地的田旁沟边栽上甜芦粟,既当粮食也作甘蔗。甜芦粟外形和高粱差不多,比高粱瘦而高,外形酷似芦苇,是谷物中茎秆最高的植物,叶、秆青绿色,高粱则灰中带淡绿,穗大且色浓,茎秆不甜,像白色的海绵。甜芦粟有红穗、黑穗,和甘蔗有青皮、红皮一样,甜芦粟也有青皮、黄皮两种,黄皮更甜。当浸润了三个季节的阳光雨露的甜芦粟的穗子沉实、饱满得红得像火或黑得如墨时,它的秆就开始甜了。

我提了菜刀来到地里砍甜芦粟,左手扶住甜芦粟的秆,右手落刀,斜着砍断甜芦粟的根,然后剥掉叶子,把甜芦粟的秆拢在一起,驮在肩上,拖回天井里,再砍下它的头子,双手沾满茎秆上的粉白。甜芦粟头子上的籽粒抹下磨成面可做饼,我们称“芦粟饼”,抓一把发酵的面在手心里轻轻薄薄地拍圆,摊在热锅里,高粱香和着面香,味道跟高粱饼差不多,有些黏,有些糙。穗籽也可喂猪。甜芦粟的苗子常用来编扫帚、洗锅把,村里老人还拿到镇上去卖。甜芦粟吃不了,也扛到镇上卖,几角钱一根,镇上孩子喜欢吃。特别是喜欢吃零食的女孩子嘴巴嚼个不停,甜芦粟黏黏的汁液顺着嘴角淌下,吃完舔舔嘴唇,嘴唇都是甜的。乡人进城走亲戚,还会当礼物一样带上一捆切成一段一段的甜芦粟秆。庄上人路过谁家路边,掰一根田边的甜芦粟解渴,一边走一边“揠”,一边“揠”一边吃,随走随嚼,随嚼随吐,就像口渴了到路过的人家厨房里舀水喝或摘一只黄在地里的香瓜一样,没有人计较的。甜芦粟可直接嚼,也可做糖浆。卡森·麦卡勒斯的小说《伤心咖啡馆之歌》中写道,女主人爱密利亚“碾压芦粟做糖浆”,压榨出的糖浆“暗金色,喷鼻香”。

甜芦粟是童年的味道,秋天的味道,甘蔗的味道。由甜芦粟想到了甘蔗,我们的老家不种植甘蔗,甘蔗生长在南方热带地区,我们那里没有,那时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吃过,小镇很少有甘蔗卖。庞余亮在一篇文章里说他小时候陪同他的父亲把装着满满一船的甘蔗送到城里去卖,我很羡慕,甘蔗可以敞开来吃。甜芦粟吃法与甘蔗相同,用嘴小心地啃去翠绿而柔韧的皮,松脆地咬一口甜芦粟,清甜的汁水溅入口内,细细嚼着甜芦粟的秆,吸取汁水,然后把渣吐掉。有时我们嚼不干净,胡乱嚼一口,就吐了。大人说再嚼,嚼到没有汁水完全变成渣再吐掉。这和读书一样,书要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嚼,读透,嚼烂,充分吸取汁水,汲取精华。甘蔗、甜芦粟越嚼味越淡,书越读味越浓。